經野先生尚書說要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

戊戌八月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堯號其信夫若今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況孟子已言之乎重華文命亦為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為禹號敷于四海者何事也曰敷分也分治四海之水土猶禹貢敷土云爾曰若然則允迪亦為皐陶之號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因為天子而記其功德不可以遽稱若皐陶者直記其謨雖有號亦不

得而係之也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爲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固也以欽爲先者德之始以讓爲後者德之終也君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人方語而又自發揮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雍者何曰族有尊卑親疎

則恩有隆殺敎有勸督責此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蓋記其成也此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曰俊德先之豈無本者哉然則丹朱嚚訟之在膝下共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咨之在萬邦者何曰丹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害為既睦平章也且堯皆知其奸舉蹠戝之舜而加之九族之上因並不能變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咨則由洪水非咨堯也問政修義稱者何曰德者化民之本政者治民之具

黎民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書者其亦知堯之道乎
是故曆象明而天道無衍時時乘君而人道無廢事
水土平而萬世昏墊之害人者熄亦其序也
曆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皆在天之象
爲之曆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曆故號曰曆此法象
之日月星辰也敬授人時曆已須乎曰四氏考驗於
四方閏定而後允釐何爲其遽須哉曰若是不亦廢
事乎曰軒轅帝嚳以來之曆固行也堯允創法爲一代
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異矣四時之曆其文奚不
倫曰古文簡重多互見也故書宅西則春文偶表即

只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即此冬曰幽都見南方之明
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北為玄武
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春為降婁秋
為壽星冬為星紀可知秋曰虛冬曰昴見春之星夏
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至言中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
屬陰故曰分春夏十氏掌秋冬一氏掌故曰中故春
言日中秋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永曰此古
人抑陰之意宵中猶可說也宵永不可說也故特曰
日永春秋何以言殷夏冬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未至
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

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夏何以言都曰谷以日之道
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賓餞冬夏言致者
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賓餞之意乎夫賓
有迎候之意餞有繾綣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致若
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訛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
曰東得春氣之先舉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
也曆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永言日也鳥及虛昴
言星也星火言辰也奚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
冬非月乎故日為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
日月詳言星辰略故下朞日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

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
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莫多於春民之氣莫
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文矣非後人所能
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者如何曰然呂刑乃命重黎胤征羲和亂厥
官知其一事也楚語顓頊命南正仲司天以屬神比
正黎司地以屬民故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然則分
天地者其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乎陰陽猶天地也
閏月言朞而不言朔虛者何曰朞所以舉之也蓋雖
朔虛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外矣是故由日與天會

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舉言之則六日也天體本有此度耳由四月與日會則有三百五十四日四百九十九分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九日耳積天體則氣盈積月會則朔虛以一歲常數計之則盈虛之數皆閏月之由也然不有氣盈則無朔虛故獨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之月之朔虛何以有此數也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故全度之積三百五十四分餘分之積二十九日一會有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為四百九十九者凡十二也故五

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爲一日凡得六日
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共工之象恭雖天且漫也驩
兜何以舉之曰其黨也放齊亦朱之黨乎曰放齊其
亦私心窺聖人乎夫嚚訟之才類啓明故齊或不能
察亦未可知然其人亦卑矣然則三臣者堯旣知其
惡奚不去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予於剥
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
可用也惟夫大登庸則不可
齊問堯之於鯀也知其弗賢而用之則非仁如不知

其弗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茲堯之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已之見不可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已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巳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捐二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爲虛歸矣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曰推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爲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八德也如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爲又語矣是故濬與溫協哲與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言塞而欽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愼徽五典至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以穆四門然乎曰李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愼徽眘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量者何曰互舉之也然非

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伊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一星之樞後四星之權可知矣衡斗杓之第三星也舉衡則一星之搖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昏星言其經舜典璿璣言其緯經以南方而定詳其月也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緯常行于經之中故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昏星不復言緯合二典觀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儀之說非

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務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之類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六宗之名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斯可禋之矣故類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曰三昭三穆也不言太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之說非與曰祭法之說其常也攝政之祭其特也況上帝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宗廟在攝位之初豈宜遺之又況于水旱之祭有定時乎
務問程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同也五器即五玉也

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寶則曰瑞諸侯尊而贄重既卒如而後還之餘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群后耳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者何曰言自輯瑞覲牧之後五載而一巡狩其群后因巡狩各朝于方岳者則奏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蓋記前禮未備又明歲二月巡狩者凡五載一行之其群后述職則在巡狩前五歲也即既月日覲四岳群牧耳其闕之孔氏程子云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逾年而來朝者非與曰前既乃日覲四岳此後二年覲一岳不亦背經乎況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後世皆以爲則皆本於是也又諸侯述職於一年則四方風俗政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賔於四門故曰天下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逅年朝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體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曰以典刑爲象而示人也其輕者則流之其又輕者則鞭之又輕者則朴之又輕者則贖之又輕者則直赦之惟怙終始賊刑也此之謂欽恤之道若曰贖刑惟鞭朴則教答之法豈可贖者哉

邦獻問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命而不讓也稷契皐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舊職而復讓非誠矣曰以其舊職不疇若于僉不咨于四岳不亦輕乎曰咨四岳而得禹則得稷契皐陶咨四岳而得伯夷則得夔龍矣曰禹之所讓則命之伯夷之所讓則命之垂益之所讓而不命之者何曰垂益職輕所舉之賢小雖或命焉史固不得錄也故垂益稱疇若禹夷則稱咨四岳蓋帝王之道明而治人百揆總之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幽而事神秩宗統之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共位與夔不得而比

之也

卬問舜命九官慭言百揆時言后稷寬言司徒明言士諶言工虞寅言秩宗和言典樂允言納言者何曰君子盡智以知人故曰慭體仁以知天故曰時厚德以配地故曰寬至公以知情故曰明至誠以窮神故曰寅本志以知行故曰和窮理以知言故曰允因利以知類故曰諶舉言之故曰欽

舜方命夔典樂夔遽言其功蘇氏以為簡誤與九官相讓之文不倫者何曰無傷也夔但即百獸率舞以證神人之和耳故唐虞君臣言人之失不為刺自言

其美不為矜蓋其心於後世抑遠也宜蘇氏所云然
雲霄問有虞之時兵刑掌于一官教與禮樂掌于三
官後世兵刑分為五官教與禮樂統于二官者何曰
此世變也是故本盛則治其末可廢末盛則亂其本
難復故圖治者先其本

大禹謨

達問祇承云何曰天施而後地順焉君先而後臣承
焉祇承于帝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然則君不明
而強諫者難矣
帝德廣運云何曰此益舉舜膺命之事以證舜之言

言不特堯爲然所以勸之也其下言儆戒無虞者則
又戒之也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矣何以曰廣運
曰聖神文武皆具之謂廣乃也若運也
濟民問禹言養民之事如何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
故用六府而慈孝友恭之道即正德也六府適乎民
用即利用也可以養人即厚生也故六府言其體三
事言其用也
養敬問禹既欲帝念皐陶之種德又欲念其功者何
曰功者德之顯顯然而可見則不可易之矣帝苟念
釋名允焉其能易此皐陶耶曰傳以念釋名允爲禹

如何曰于禹則意淺于帝則讓真且首尾皆言帝中衡決而爲禹亦非言之體也孔氏以念釋爲功罪者亦非

輅問好生之德何以罔愆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好生帝之德天地且不違又曰愆乎是故臨下以簡坤能也御衆以寬乾知也罰弗及嗣世可知賞延于世嗣可知宥過無大小可知刑故無小大可知罪疑惟輕不疑而輕者可知功疑惟重不疑而重者可知皆所謂寬簡也

曆數在躬之謂何曰惟汝賢言羣臣之莫及也不争

功能言天下之莫及也懋德丕續言人君之不及也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故曰曆數在躬蓋人有功德即天之曆數也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誤矣

繼考問危微精一者何曰自心之發于形氣也易私而不本于道則蕩情而鑿性殞身而喪家禍皆由是出也故危自心之發于道義也易昧而難形于人則畜而不發隱而未見美皆自是沮也故微精者察二心之異一者無二心之別也無二心之別則人心即道心之形矣故曰中是中者以理而制欲固非過高而絕人心亦非太卑而忘道心故後世功利之言不

及寂滅之教大過皆非中也

舜之文德自禹班師而始敷乎曰文德雖常敷誕敷則自班師始耳干羽之舞誕敷之跡也遠人之來王者知之何而不化乎敵苗格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曰聖人之心欲並生哉苗之未化方且以為憂豈但曰有意乎

皋陶謨

文舉問迪德謨明之謂何曰君能迪德則臣不敢欺隱乎庚矣其所謂德猶下九德云耳既廣迪德謨明若已能知人安民矣必又云然者何曰言雖脩身齊

家以迪其德其理固足以使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勵舜之辭也言知人安民兼盡使帝難于行蓋激之使進也故皐陶後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爲舜乎曰禹皐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難壬人在堯末之有也

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皐陶又言都者何因此大禹之智皐陶之仁也是故聞善不究其極與究其極而不受皆非智也有善謙讓而後言與言而避嫌焉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

斯其人無遺蘊矣不智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美之而不嫌將言其善又自美之不以爲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之意惟恐皋陶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皋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問使帝不得以爲行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應暘問俊乂亦言九德乎曰然身有九德雖多寡不同皆俊乂也俊以多言乂以少言撫于五辰者何曰因人情相土俗準今古如五行之錯行也先言師師者何曰先德而後政也

田問同寅協恭何以和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

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衆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恊曰知人既以九德至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賞罰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浚明亮采爲

仲武問聰明明畏云何曰叙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德輿問臯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兢業與敬

者智仁之本也臯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欽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者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官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罔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臯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取之人其斯以爲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况于求乎其臣嫉善而杜言况于師乎知之何其可治也故師汝昌言者

皋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言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師昌言者其用也慎在位者其本也皋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皋故弼直則人無不知徯志則民無不安是敬臣鄰之修光天之德鳳凰何爲而不來乎

本源問股肱耳目何以爲鄰也曰鄰非比舍也夫比舍猶疎遠爾股肱耳目則一體矣一體而謂之鄰王之者其心乎左右宣力之謂何曰左右以教言有提

撕之意故言肱宣力以養言有奔走之意故言股明聽以禮樂言也栖曰此皆稷契夔夷之職命之禹者何曰禹其百揆之官乎在治忽之謂何曰五音順則律呂和五音不順則律呂乖

世用問靡頑讒說即不忠直矣又何言君不在時也曰時當時也當時君臣上下相儆以忠直獨頑讒似不在乎此時若異類也故曰欲並生哉

用威亦爲政之常何至戒以册朱曰威入亂德入治履霜之意也然則帝猶曰方施象刑惟明者何曰尚懲去威者人臣告君之體德威並行者人君治世之

法

滋問禹之治水不顧妻子矣其後戒舜猶識之不忘聖人亦常情乎曰聖人之心固人情也但視事有輕重則非人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割也視萬姓重視妻子輕猶堯爲天下得人捐二女棄九男不恤豈其人所可及哉及其戒舜猶述之者職于儆丹朱耳蓋以所易戀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胥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亦能舞獸來鳳乎曰淺哉子之說樂也後世雖有百夔不能格一鳳矣有虞氏君迪其德四岳九官畢其職夔斯能效其藝也是故

以夔事終典謨文中子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鳥獸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不來智哉仲淹足以及此矣

邦獻問賡歌之辭在戛球擊石之後者何曰后夔之言樂之粗言器與效也賡歌之語樂之精言聲與本也聲在器先效在本後故夔之拊瑟擊石者皆此賡歌之辭夔之舞鳳來獸者皆此書雖夔之故實其然乎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

詩問堯舜之治雖名其亦有要乎曰其欽乎觀典謨之始終可知矣何謂其無爲哉其曰聖人生知不學

而能著其未之信也不然則與謨欺我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豈其然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終

涇野先生尚書説要卷之二

夏書

禹貢

世用問禹貢水土之序先後不同者何曰於逐州而先冀兖青徐者從下流也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西傾岷嶓以及合黎積石者序先脉也故循其先脉則施功不亂從其下流則用力不難此無事之智也曰導山之山逐州有不載者何曰逐州之山從其大者而治之則凡小者可畧矣導山之山從其各脉而治之則雖小者難遺矣天下之水皆出乎山又叙水者

何曰水之源亦有不盡出于山者如地有原隰水之會入有大小則亦不可缺功也故蔡傳言江漢之原出于山而後言水河淮渭洛皆非出于其山自其山以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

晉問禹貢財賦東南皆下等西北皆上等今天下財賦多出東南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曰當禹之時洪水災東南地下受害劇而西北之水蚤退地脉厚而加以沃壤高下懸絶故西北皆上等比其久也水潤東南而西北獨仰于天時天時不至赤地千里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賫問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此又逐州而貢如兖之漆絲荆揚之金玉不已重乎曰五十貢一者田賦之三壤也漆絲金玉之貢者財賦之庶土也蓋處庶土者財賦不用三壤處穀土者則三壤不征財賦後世則葢征之民如之何其不病也且禹貢皆服食器用禮樂弓矢之物又皆水運而無陸輓後世如之何其可及也然則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之說非歟曰孟子對助而言

栖問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蔡傳謂彭蠡在江南去漢入江之處七百里疑東匯為巢湖者

何曰彭蠡雖在江南對漢入江之處未必直南北也疑少東耳故曰東匯蓋漢水勢急初入于江不足以容也乃東至彭蠡遂匯爲澤矣厥後漢勢既殺則不復入彭蠡而彭蠡之地已淺且深是以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之水皆入之故今不復見漢之匯彭蠡也其曰東爲北江蓋亦對彭蠡而少東耳則亦漢初入江溢爲北江既久而滅也故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迤北猶言自北而東南也則彭蠡之在江南不謬第未至其地不知脉絡之詳止以經文懸度也

祇台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里莫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厲民毒衆者異矣故令之則從勞之則悅制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本源問堯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執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甸服北不至百里而三面已各有幾二百里者矣是故東短則長其西北近則遠其南每服率不過五百里耳如以晝地求之則當堯之時要荒不盡東西之域侯綏邑越南北

之外矣曰每服五百里合之纔二千五百里云五千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甘誓

滋問有扈氏未至如後世叛逆之徒啓征不亦過乎曰威侮五行反天道也怠棄三正廢人倫也叛逆孰甚焉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然啓立有扈氏不服者何曰以舜爲君而有三苗以禹爲君而有防風是誓也奚其疑且甘誓數言可以考兵農之一焉天人之合焉車戰之法焉祖社之制焉而紀綱之振焉

威德之著焉啓知其不賢也而能之乎曰安邑在扈東甘在扈西啓自東來乃越扈而誓于甘者何曰此或非自南山之西而抵甘必自渭河之北而包扈矣扈以東近王畿無所逃也此在兵法爲出其不意

五子之歌

德輿問五子之歌其歌之次第乎抑人之長幼乎曰此蓋五子以長幼歌也故曰五子咸怨且其歌首各創義例知非一人之辭矣況五歌與五子之數協乎如其非也寡何以不三則四多何以不六則七故曰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訓即禹之訓乎曰意則禹辭

則五子於是見大禹之以身示後世矣然大要不外乎近民近民之道敬身爲先勤政爲次故讀其二之歌可以觀德讀其三其四之歌可以觀政夫德政既失故其五曰萬姓仇予嗚呼曷歸然後知一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胤征

應陽問胤征者何曰其夏道之猶盛乎是故胤侯命掌六師夏兵之權也謨訓定保之事道人政典之言夏政夏刑之善也義和湎酒辰弗集房之類夏禮夏樂之略也火炎崑岡以下則行師仁義之道也本諸

仁義而行之以法禹道猶爲存乎故讀禹貢足以觀經制之詳讀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足以觀遺法之備然則夫子之說夏禮者其亦得諸此乎曰杞宋豈無此夏書何言乎不足徵曰因其跡推其意即其畧究其詳非夫子不能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　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

商書

湯誓

欵問湯誓者何曰其聖人敬天仁民之至乎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故曰有衆弗協今朕必往夫子曰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是也哉

仲虺之誥

叅問仲虺釋湯之慚乃終不言湯之慚者何曰觀乎天命則仰不愧觀乎人心則俯不怍故曰釋湯慚也

佑賢以下者何曰勸之也佑賢以下言取臣回新以

下言修已修已者馭臣之本也然皆不越乎綏民心
而保天命故蔡氏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
君之意也次言湯德得民之久也末言爲君艱難之
道也夫知爲君艱難之道憂宜不暇何慚之有勇智
表正纘禹玆率奉若之言不亦複乎曰勇智即聰明
也天錫王以勇智之德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
蓋天命之意也玆曰放桀非弒君也正以率循此舊
服之典而奉順天命耳下何以又言式受商命曰無
主乃亂以下主民怨而言夏王有罪以下主天怨而
言皆所謂仰不愧也自簡賢至舊哉則俯不怍人之

賓耳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云何曰佑有尊爲師傅之意輔有加地進爵之意顯有車服之意遂有誘掖之意兼有使吏治事之意取者去其君也侮者辱其主也義禮云何曰義在心者也故以制在外之事禮在身者也故以制在内之心耳此内外之合德也

湯誥

印問恒性綏猷者何曰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者出於此乎嗚呼湯於是以天自處矣是以懍懍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也是故聖賢之於天下亦何心哉惟復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

殘刑則傷民體重役則傷民力橫征則傷民生皆非
綏猷之道也
請罪請命云何曰請罪者猶言夏罪在天請而歸之
于夏也請命者猶言民命在桀請而還之于民也既
曰罪當朕躬又曰在予一人者何曰上指諸侯在未
有天下之前言也下指萬姓在既有天下之後言也
伊訓
栖問元祀十有二月者何曰於此可以證春正月者
非改月數也但自春正月紀之耳故曰行夏時也今
觀詩書所記時月與春秋所書災異俱可見矣故商

曰元祀十有二月今王嗣德者何曰言湯以德而得天下則其傳於太甲者雖位也實德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德耳位不足道也故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嗣德則爲湯之孫不嗣德則爲桀之緒者也其幾在此初乎

滋問聖謨嘉言云何曰脩人紀示後世以治己求哲人示後世以用人皆聖謨也三風十愆皆嘉言也風愆非聖謨乎曰專指此以爲聖謨則舉脩人紀以下無所用矣十愆云何曰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遊五恒畋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

太甲上

介問太甲何以三篇曰上篇太甲居桐之故中篇太甲改過之事下篇伊尹致政之由伊尹放太甲之志斯可考矣曰欲縱爲患何至若是甚邪曰聖狂之分於此關焉絕之者爲堯舜禹湯流而不返者爲桀紂自桀紂而返者爲太甲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者何曰言湯顧諟之心質之鬼神而無愧也非謂祭祀乎曰湯未有天下而何以祭祀天地爲

栖問自周有終者何曰猶孟子所謂周于德也忠信之訓非與曰惟忠信斯能周故周者無缺漏罅隙之可指也人有偽則可指矣

儉德云何曰儉有節制不止於嗇也儉德不慎皆謀其私不謀其社稷慮其身不慮其子孫者也故其下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度即儉德之訓也欽止率祖又其實矣

太甲中

栖問既曰脩身允德協于下為明后何以于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

命于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脩身允德之目孝言乎繼志述事也恭言乎納諫從謨也明言乎照民隱也聰言乎察人讒也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本源問君升高以下者何曰言太甲師先王以配上帝不可遽至也必自卑近始始於卑近惟在重民事危厥位耳然又當慎之於初也其曰有言逆于汝心以下者何曰升高以下言脩已有言以下言接人內外相資之道也以為皆矯情之偏者然乎曰然凡有

欲縱之病者此數者必有未盡耳弗慮弗爲者何曰兼上言之也

咸有一德

達問咸有一德者何曰此伊尹言求命之道也德者命之本德猶理命猶氣不相離也太甲如無一德尹又且老矣其如天命何故下言新德新德之道在于有常然又當取諸人取人而曰協于克一新德又取人之本也夫然則遠可以綏禱而觀德近可以安民而觀政矣然取人之道雖至于民亦然蓋君民相須天下之民皆王有也一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一夫

十夫之善果取是不能有十夫故自廣狹人則猶獨夫無以成厥功是伊尹之意也

德無常師者何曰主善而師則不論人與位惟從其善也協于克一則不論時與事惟求諸心也孔子博約之教其傚諸此乎

七世之廟若皆賢聖柰何曰必有優劣從其劣者祧之若皆不賢柰何曰七世以下論親七世以上論功德故七世之廟中制也

盤庚上

又問盤庚上篇無傲從康及黜乃心者何曰三者世

臣不遷之故也故一篇反覆言之或以利或以害或稽古或證今皆是意也曰使臣至于傲上從康而自悔拙謀殷道不亦衰乎曰雖然其曰罰及爾身之類猶爲不失天子之權哉且于是可以考愛民之仁焉制臣之義焉奉先之孝焉畏天之敬焉交鬼神之誠焉盤庚不賢也而能之乎

盤庚中

勲問盤庚中篇告民乎曰然大抵言君民當一心也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此一篇之大綱也故自殷降大虐以至丕從厥志言已惟民之承也

將試汝遷以至汝何生在上言民不保后胥慼也夫民有不胥慼者將非浮言倚其身汙其心乎予迓續乃命于天曷虐朕民即天與高后之意言已當承民也自汝萬民乃不生至不救乃死亦即天與先后之意言民當胥慼也夫民不胥慼其亦浮言之臣具乃貝玉之所致乎然民苟分君猷念而設中于心則雖有好貨以與浮言之人不能動矣乃有不吉迪以下又以其頑不啟過者而警懼之也

盤庚下

勤問盤庚下篇告臣乎曰然故王氏曰告百官族姓

也故告以懋建大命在恭承民命以永高祖之績耳故叙湯及今之遷亳者皆此謂也然其源在群臣敢恭生生不總貨寶耳故其上下反覆言之鞠人謀人之保居奈何曰言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說命上

達聞商之群臣既曰明哲實作則又曰百官承式不亦復乎曰陳氏因明哲以德言也承式以位言也王言作命兼德位而言也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有其位而懼無其德也此史氏記事之叙也

滋問伊耕莘野說築傅巖使非成湯武丁之聘終焉而已此可以見二公之聖與有殷人材之多也曰尹不舉猶爲有遺賢尹旣舉天下無耕叟說不舉猶爲有遺材說旣舉天下無築夫故子夏曰不仁者遠矣

雲霄問旣曰若金以下又曰若藥以下者何曰前之者喻已求輔也其切在高宗後之者喻啟乃心也其切在傅說金以下之譬如何曰德未成器如金道不登于岸如巨川德不潤身以膏澤天下若大旱旣以藥喻又以跣喻者何曰不跣則不藥夫高宗旣屢喻亦懇矣而又言從繩從諫者何曰亦以美高宗堅其

爲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當亦瞑眩之藥乎曰然則後世君與大臣指小臣以出位妄言者皆高宗傳說之罪人也

說命中

濟民問奉若天道奈何曰天道惟在不逸豫以亂民耳即所謂聰明也時憲以下皆奉君之實自惟口以下至事神則難其言不亦復乎曰惟口以下言治人之道也黷於祭祀以下言事神之道也人道莫大於行政用人以止于至善也故惟厥攸居乃其本也皆以行政用人而言也王忱不艱云何曰忱深信也猶

言真知也苟真知之不難矣

說命下

官問說言求多聞與學古訓者何曰高宗序學於甘盤以至克邁乃訓皆言資人之事而未嘗及諸已也故說以學訓爲重而言之曰遜志時敏道積厥躬其學古訓乃有獲之實乎然求多聞亦不可缺故敎于人亦爲學之半焉敎諸人求諸巳皆所謂學也若終始如一而有常德其所修斯罔覺矣時乃風者何曰高宗若曰爲學之道我盡之君四海仰朕之德則惟說之敎不可專求之我也故其下以伊尹爲君爲民

之事言之格于皇天者君聖而民化也至是、而說始旨對揚休命者蓋君學而後臣之言有地也夫對揚二字可以觀古忠臣之心矣

高宗肜日

世用問祖巳於高宗正厥事而先曰格王者何曰格心本也正事用也格心之道知命與義而已祈年豐禰無義無命也故格心之言繁正事之言簡言王司敬民而乃言典祀者何曰神人一理也

西伯戡黎

世用問祖伊告王之言如何曰自天棄我至率典言

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摯言人怨也天怒人怨皆王之淫戲用自絕耳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德之盛矣

微子

介曰微子與箕子之謀顛也皆曰我用酗酒卿士非度咈其耇長殷民攘竊然則紂之惡無大于斯四者乎曰然惟酗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咈其耇長則賢者隱微矣卿士師師非度則與奸為通矣是以殷民攘竊至于犧牲莫之能禁也猶謂國有人乎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而况紂且兼之乎故二子咸言之然至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夫子謂殷有三仁者其指諸此乎

浮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

周書

泰誓牧誓

介問泰誓三篇及牧誓數紂之惡何其不憚煩也曰暴其實以作將士之勇也然亦可以覩世變矣其亦有序乎曰泰誓上篇言其虐民而慢神即天民言當伐也中篇言其速于爲惡以化下即成湯言當伐也下篇言棄典常之道以悅婦人即文王言當伐也其于天人之際皆昭昭爾矣若牧誓則言致伐之法弃詳用婦言之惡惟婦言是用蓋衆惡之本也西土之

人而至牧野亦不甚遠也奚云逖曰庸濮今湖廣之地蜀及髳微盧彭今四川之地尤爲遠乎爾

武成

雲霄問劉氏王氏程氏蔡氏改正武成次序如之何曰舊文固未嘗不通也故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商也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蓋始終而言之也言未匝兩月而商平也丁未一節則言既歸而祀神既生魄一節則言既歸而覲臣也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則皆告臣之辭述其既往之事也列爵以下則紀致治之法耳其記日不倫者何曰以當日而叙

往日之事耳夫既生魄雖在丁未之前然覲臣不可以先祀神且因覲臣而有所告則又不可無承也告神之辭止于何曰自有道曾孫至無作神羞皆告神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乎曰然大賚者何曰散財發粟耳萬姓悅服則自天下大定言

洪範

介問禹因洛書而敘九疇洛書何以有是疇也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豈惟洛書哉梅可以觀造化兎可以觀八卦洛書特其精焉者耳此皆聖人一貫之學也故通其變河圖亦可第疇洛書亦可畫卦故洛

書之數雖奇而其用未嘗不方蓋皇極中天下而立也河圖之數雖偶而其用未嘗不圓蓋三兩自天地而變也河圖之起八卦者何曰每方幷中數而互觀之皆二卦也洛書之起八卦者何曰除皇極之中五則履一坎也左足之八艮也左脇之三震也右肩之四巽也戴九離也左肩之二坤也右脇之七兊也右足之六乾也若配先天則一坤北也四兊東南也三離東也六震東北也二巽西南也八坎西也七艮西北也九乾南也

敬用五事即所以建皇極皇極又在八政之後者何

曰建用皇極不徒五事以脩身蓋又有造就民人之方耳若曰身既脩民生既遂而後可以行之也在五紀之後者何曰先天道也天道不明而能立人紀者鮮矣

繼祖問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者何曰言木之性或樛而曲或竦而直金之性可因其舊可改其新也其五行之味何曰東方之斥西方之鹵海濱之廣漠皆可煑而爲鹽知潤下之味鹹也焚物則焦觸氣則薰知炎上之味苦也木實未熟或可止渴知曲直之味酸也金在火則氣腥口嚼金則體澌知從革之味辛也

稼穡之甘能受四者可知矣

既言五事之德又言五德之用者何曰註言用者即五德之妙也蓋能恭從明聰睿自然肅乂哲謀聖也哲謀奚別乎曰既無所不見則知識廣博故曰哲既無所不聞則裁決多當故曰謀

八政之序或言事或言官者何曰互見之也據周禮皆六卿之職耳食貨冢宰之職也賓祀宗伯之職也師司馬之職也司空之職掌土也司徒之職掌教也司寇之職掌禁也奚不俱言官俱言事曰以其切于民者而先後之故或以事顯或以官顯也

雲齋問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曆數亦天之所示乎曰曆雖人之所作然實在天自然之數而成也若歲月日星辰者雖天之所示然實在人已然之推步而定也天人之際不甚相遠矣夫此五紀不言象又知堯曆象之象非器也

世用問建皇極言斂錫以福而不言極保極言錫汝以極而不言福者何曰斂錫言福明上之仁也保極言極明下之義也故言福不言極言極者其極之錫可知矣若曰福之所在極之所在也上之錫極乃下之福也言極不言福者其福之得可知矣若曰極之所在

福之所在也下之保極非為其利也故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言皇極之身教也有猷有為以下言皇極造就之教也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言皇極之言教也若是斯可言建極矣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可乎曰此從乎因人情所向而不加察者發也故煢獨有惡亦當懲特易至於虐耳高明有善亦當勸特易至於畏耳漢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大抵無依賴貧困之人耳

濟民問平康正直者何曰彊弗友燮友言習俗之偏者也沉潛高明言氣習之偏者也平康則無二者之

偏與皇極爲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沉潛爲地高明爲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威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福威者也

卬問卜兆云何曰對人事而列吉凶悔吝也如曰卜雨遇濕則吉遇霽則凶乎然而其法不可傳矣鄭康成曰雨如雨下霽如雨止蒙鬱鬱冥冥暗也驛踈稀之意也克如氣色相侵入也夫後世龜兆于此不同以橫者爲土直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何也貞悔以卦之內外論

乎以遇之論乎曰自伏羲之後卦皆六畫矣止當論遇卦之卦耳故雖蠱之貞風悔山亦以之而言也其法從違不同者何曰神重于人龜重于蓍王與卿士庶民無偏重者人心一理也鄭氏曰上言卿士兼大夫士也故下別言庶民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及立君以三刺斷庶民詢群臣群吏萬民又詢進而問者皆其意也

介問庶徵曰時者何曰雨暘燠寒風之來皆係于時焉耳故曰敘曰備皆自時而言之也肅乂哲謀聖而各有所屬者何曰但言其條理如此其究也一事脩

五事皆脩一氣休五氣皆休也又以見五事皆脩而後五氣皆休也王省以下者何曰蓋言其休咎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凡以爲乎民也好雨好風者何曰鄭氏曰畢西方金星雨東方木星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可知也

五福先壽富康寧而後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先凶短折疾憂貧而後惡弱者何曰其先者皆在天者也其後者皆在我者也修其在我者在天者亦可以獲矣惡弱分剛柔乎曰惡亦有柔惡弱則不能自立者也

旅獒

得興問旅獒之旨奚在乎曰其深于道德乎古之明王行道而有德故有四夷咸賓以下之事今之明王以道而修德故有德盛不狎侮以下之事然謹德之目有二一曰玩人二曰玩物狎侮君子小人則玩人也役于耳目則玩物也故志以道寧則自不玩物而于無益異物遠物皆不寶矣言以道接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惟不玩物斯不玩人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曰旅獒其周于德而深于道乎

金縢

思敬問金縢非一日之言乎曰然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一時事也蓋周公代武王病之事也自武王既喪至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時事也蓋成王即位之始三叔流言周公思避之事也自周公居東二年至王亦未敢誚公一時事也蓋周公避位既久而成王始知罪人周公始爲鴟鴞詩之事也自秋大熟至歲則大熟一時事也蓋天警成王成王感悟始迎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知豳詩之序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歸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

歸之作也破斧周大夫美周公而惡四國也伐柯九或刺朝廷不知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賢也此四詩其皆在鴟鴞之前乎故觀金縢而知周公事君之忠避位之義愛國之仁感天之敬皆可見矣此豳風之所由有也故求周公之聖于詩書者金縢豳風其要乎

大誥

仲武問大誥之言不亦繁且紊乎曰有天命焉有人事焉于人事之中又有寧王寧人焉各自其類而求之自有條而不紊矣然徵天以吉卜徵人事以民獻

武庚之伐其可已乎于寧王言圖事于寧人言圖功休畢者何曰互舉之也是故圖事亦言成功圖功則言悦辭休畢則言勤毖也若考作室以至民養其勸弗救者何曰前以譬子之事父當盡孝言君道也後以譬下之事上當忠言臣道也

微子之命

仲武問微子之命者何曰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誼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古制也乃祖成湯以下言崇德也踐脩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言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亦與國咸休也故弘

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慎乃服命率由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傳以慎服命為戒以蕃王室以下為勉然乎曰皆勉之也微子未有失豈容戒乎蓋敷乃訓者治宋之道慎服命者守宋之法以蕃以下皆用此二者也然毗比蕃益親世比弘益遠式比律益廣無斁者永綏之實也

康誥

思敬問康誥之叙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 此亦通也盖以武

庚既滅三叔既除遂命微子代武庚即命康叔代三叔爲監也然曰成王命者亦非是此或即武王廟周公稱武王意而命之也蓋三叔監殷本武王初命既有罪自誅故以康叔代封若曰此亦朕弟也或誅或封豈有私哉以在成王之時故叙于微子之後而當周公初于新邑洛之下故三篇皆主殷而言而啓監之言猶明徵也不然武庚未滅三叔未罪康叔何以有是衛也且書以篇既次大誥微子之下而篇首又有周公初基之事安得有疑乎孔安國解朕其弟曰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也則又已泥矣若是三篇中何

屢稱文王不一及武王也且乃寡兄勗者正所謂即武王廟言之也其曰康叔者以武王伐殷及崩期算之亦通

田問明德慎罰者何曰是二事固一篇之綱領也然而明德尤爲之本耳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德慎罰也言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恫瘝以下欲其盡諸己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敘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

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忌已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爲遜事則固非縱也是卽不可殺者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是心而後能爲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教深君則固非刻也是卽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雖可罪實由于德之不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詒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

作惡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裕民則罰可廢矣肆汝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是康誥之旨也

酒誥

得與問酒誥其旨奚在乎曰其先正其子小子乎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昔隋越公楊素以食經饋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其謂是乎

曾問文武告臣民及小子飲酒其旨奚不一乎曰臣之道以養老事神為忠民之道以竭力保德為孝故

文武之誥咸不出乎此耳臣民及小子商世兹酒何以不同曰此自其君相而言也故經德秉哲成王畏相者君道也厥棐有恭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者臣道也何以言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也曰諸臣湎酒而不修職是王德壅隱而不光尹人事君之無效也

雲霄問君言剛制臣師友疇言劼毖者何曰此處尊卑之道也群飲諸臣又言殺者何曰此處智愚之道也然必教之不從而後殺抑又仁矣夫休釆既爲所事似尊于君疇矣而乃遲重以言君時者何曰休釆

無定職猶曰以賓師待者也若疇有定位蓋與君同躬一體親重之臣也

印問酒亦人情之常是誥何至如此之謹乎曰酒有七癡為昏為狂為惰為淫為暴虐為剛愎為亂故戒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吉躭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凶故湯文以是興商紂以是亡

梓材

田問梓材曰汝君恒越曰此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以下所謂以厥庶民也予罔厲殺人者以言相師也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欲康叔以身為師乎蓋

君先敬勞乎民故三卿往敬勞也三卿之宥好凡殺
人歷人者見君之戕敗人宥也康叔可不慎乎敬寡
屬婦者何曰此即不侮鰥寡之意也夫如是所謂以
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者也稽田以下
亦不過是耳今王以下君人臣進諫之辭者何曰此
或即康叔答成王之言者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
子孫孫似同姓諸侯之辭而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
亦當也但中有關文耳既曰康誥酒誥梓材爲周公
托武王意命之矣又曰今王以下爲康叔答成王之
言者何曰雖則托武王意亦成王之命也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

召誥

田問太保先周公相宅者何曰此上相下相之體召公先理其繁周公斯觀其要也召公既得卜周公又卜不亦瀆乎曰重事也各質諸鬼神也各質諸鬼神皆不疑見二公之心同也召公命庶殷攻位不用書周公命庶殷用書者何曰先粗而後精也後精不可無書召公攻位不祀神周公至而後祀神者何曰此重事也重事待上相行之耳

思敬問召公告王大抵敬德誠民以祈天歷年也一

言足矣屢出不憚煩者亦有敘乎曰敬德其本也其次化殷御事其次化殷頑民其次化四方其次祈天命故召公首言誥庶殷越自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御事非執事之訓乎曰以王先服御事知其不然也故其後周公傳王命誥多方亦先誥多士也故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今時既墜厥命言殷之所以亡與天之所以不可恃欲王知所敬也其言夏者因殷而言也無遺壽耇明前所言之可信也蓋前論夏商之興墜即稽古人之德也此論改殷命及天迎即稽謀自天也是皆壽耇有見之言豈可遺乎故自元子哉

以下欲其敬以誠民以有成命而行之也然誠民必先服殷御事故曰誥告厥殷越自御事也服殷御事又必本於敬德故監于夏殷亡歷年墜命可知也然則王可不行於初服之日哉行於初服惟在不用刑而用德也故自上下勤恤以下言臣雖同君以祈天而其責則在君也蓋臣但佐君以祈天而其本不在臣故耳威命明德者何曰威命者罰民失德之命明德者賞民敬德之事也保明德而受天命其惟恭奉幣之類乎幣即入錫周公之幣蓋言率屬以一人心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洛誥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以下周公復成王之命言所以作洛之故爲民也王拜手以下成王荅周公之言言其獻卜之圖敬天也天民一理也王肇稱殷禮以至無遠用戾周公欲成王之來洛也然稱殷禮者事神之周也記功宗以下者用人之公也敬識百辟享以下者統御諸侯之禮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者教養萬民之仁也然事神御臣凡以爲民耳王如能盡乎此故周治欲明農也公明保以至四方其世享則成王留周公治洛

也然不過答上四事而亦以仁民為重也言公當稱顯德以佐予統御諸侯教養萬民記功宗稱殷禮不可專歸之我也蓋惟公德明光勤施不迷文武勤教故耳予冲子所宜夙夜毖祀者也公豈可去乎且公功非迪篤豈可不若時而留後治洛邪若以記功宗論之迪亂之績肅將之功孰有過於公者而宗禮且未定豈可不保文武受民以使四方其世享邪周公拜手以下不許留後而猶欲以王來洛作恭先也蓋言王命使予來洛承保文武受命民以弘朕恭者朕豈敢當哉惟是孺子來相宅作周恭先而我但率屬作周

孚先則可耳伻來毖殷以今下玉錫周公以秬鬯使留後于洛周公猶欲王來洛使殷人承叙永觀懷德也戊辰以下周公始許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也聘問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何曰公為王退辭而自任也蓋洛邑立基所成皆天命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者何曰言周公之心之忠也王而弗及公能不敬乎我二人共貞者何曰貞正也共正治洛邑也殷禮云何曰咸秩無文即殷禮也百工何以言齊曰有遴選之意如曰同皆善人也其詩言敦琢其旅之意乎既言丕視功載記係之重丕欲其公也明作

惇大云何曰明作以撫事言也惇大以若彞言也識百辟之享不享何以用敬乎曰多儀固敬以敬視敬斯能辨之矣聽朕教汝于棐民彞者何曰聽欲其行之也即罔不若予之意也成王之荅上言和恒四方民居師者何曰言四方則統御諸侯亦在其中矣稱秩元祀屬上句善荅以功作元祀也世予冲子夙夜毖祀者何曰猶所謂可作元祀也棐迪篤云何曰即明光勤施旁作之事也未定宗禮云何曰正所謂未惇宗也亂爲四輔云何曰輔君以治四方者也公無困哉者何曰困困我也哉語辭王命予來至弘朕恭周

公許成王留洛乎曰不然也蓋周公述王命之意云爾故有孺子相宅以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者何曰篤有盡職纘述之意蓋使成烈不廢也故能在下則荅其師在巳則作乎先在上則成昭子刑在前則單文祖德也伻來毖殷者何曰此亦所謂定于宗禮之兆也禱王而曰殷乃引考責王而曰王伻殷者何曰此周公猶欲王之來洛也戊辰以下記日後記月又其後記年者何曰先詳而後略也且烝祭在歲十有二月則凡釋經言改月數者皆妄矣

多士

應暘問多士之誥云何曰先則三監武庚叛後則奄與徐戎叛雖則其君與民也然與同其謀而昌其亂者皆多士耳故誥之也故召公于作洛之初已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多士已遷于洛乎曰此其初遷也此其初遷召誥洛誥何以皆用庶殷多方何以言奔走臣我監五祀也曰皆用庶殷者所使治洛者皆殷之舊民也奔走臣我監者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猶未服而商奄又叛也故今作洛遷之其甚屢叛而後遷之也故其言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故敘亦

曰洛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也
道柔問弗弔旻天以下之謂何曰言天喪殷而佑周
也故肆爾多士以下言天喪殷者以其亂佑周者以
其德非有私也惟帝不畀以下言天不外乎民也民
離即天喪矣上帝引逸以下桀以淫佚天喪之而殷
湯以德受命至帝乙不喪蓋故事也在今後嗣王誕
罔顯于天以下言紂猶夫桀也今惟我周王丕靈承
帝事以下言周猶夫湯也何足怪哉惟爾洪無度以
下則言遷洛之故也言故事者顯而爾不正無度如
此故惟時遷居西洛亦天命也夫成王既以殷革夏

事誥多士則多士亦不必述夏事以責周故惟爾知殷先人有冊有典以下探多士之心而言夏迪簡在王庭也而不知其無度不正不可用也故今遷洛者蓋求多遜之德將迪簡在王庭而用之也則作洛者亦爲此故耳故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勸戒之也勸其能脩業克敬則天且畀矜如夏士迪簡矣不然致天之罰是其戒也今爾惟時宅爾邑以下豈惟以其身之迪否爲勸戒又將以其後之興廢而歆動之也足以知其爲新遷矣故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也

無逸

道柔問無逸之要曰一知稼穡之勞二受忠直之言也迪此者爲三宗爲文王不迪此者爲殷紂爲厥後立王可不慎乎

動問君子所其無逸者何曰起下文也言君子所以無逸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諺既誕也所非處所之所既以天命自度又何必嚴恭寅畏既治民祗懼又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貌肅而心敬焉者然後能用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者然後能勤政事而不荒寧也況陰三年不言而云乃或者何曰以三年不言

傳者之已過也故云乃或乃或者未定之辭也雖則未定其亦寡言矣故言乃雍者皆繼志述事之餘也至于小大者何曰承殷邦言也祖甲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者何曰能言乎其材之長於此也不敢言乎心之不忍於此也蓋皆自舊爲小人學之耳是故民饑也莫能與之食民寒也莫能與之衣東作有後種西成無刈穫此不可謂之能也慈母之養嬰兒也提之則惴惴撫之則欽欽食之則業業惟恐其或傷也此可謂不敢侮鰥寡也

官問無逸惡乎始曰一以全性二以養情三以遠害

四以庸恩五以立命六以組付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久於大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大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田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徽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民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

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爲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於厥身專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詈且樂受而况臣人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九式問叙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唐孔氏以爲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者何曰非也其不悅者猶今不以仕爲悅而有歸心也若周公攝政何嘗

不在臣位哉不在臣位漢劉歆諂王莽之訓也
詩問不弔以下亦有紀乎曰自天降喪以下周公言
大命休咎皆不可知故奭與己嘗未嘗敢安天命惟
歸之人也是豈可去乎去則使我後嗣子孫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而天威與不祥俱至矣詖曰在家
不知仁者固如是乎故在予小子旦懲懲不去者非
有他能以正之也惟迪前人光於我沖子使延奄王
之德保文王受命而已奭亦當如是耳故我聞在昔
以下以商六臣輔君不去者告之也在昔上帝以下
以周五臣四臣不去者告之也君是則與汝奭當共

濟大川矣不然是後不念後人迷前不念前人敷心之遺命也況般喪大否在邇如之何而弗念哉且我之多誥正以今日王業之成止我二人非若六臣五臣四臣之多也汝如之何不留而敬德明俊民乎況我二人篤棐以成今日之休使去也則丕冒海隅之功盡棄矣蓋凡我多誥惟畏天命與民心耳往敬用治其惟敬德明俊民乎敬德明俊民者一篇之要也思恭問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註以為周公之言然乎曰非也自時我至惟人皆舉召公之所已言者也蓋周公前以出休不祥爲不敢知而召公亦以帝命

天威爲不敢寧也傳止以時我爲召公言誤矣前人
恭明德者何曰即前人光也蓋前人能恭敬此明德
耳註謂恭德明德者恐誤也經歷嗣之不徒言說蓋
親驗之躬行者也
仲武問於伊尹事湯言格皇天事大甲不言功者何
曰攻大甲而言保衡可見矣率惟玆有陳者何曰因
上六臣之功有未詳者故總之曰大率商臣惟如此
陳言於君以保乂有殷故殷陟配天眷佑子孫多歷
年所也是何也蓋商有此六臣則能享天心而得天
純佑命使商國有人而實不但此六臣也雖百姓王

人小臣。侯甸皆知稱德又君故其君生而有事四方

四方信于卜筮故能死而陟配天多歷年所也是雖

天之純佑何莫非六臣之功哉

箋問寧王集大命于躬而言惟文王脩和有夏以下

者何曰武王之受命則自文王能用五臣始耳夫惟

有五臣故亦知商爲天所純佑使凡周國之臣皆能

秉德迪知天威昭文王迪見冒以受殷命也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者何曰此亦探召公之心

之言也其下則爲之處耳蓋敬德則知所以化民明

俊民則知所以治民雖六臣之在商五臣四臣之事

文武不過是也故終曰惟乃知民德往敬用治得民則得天其終可出于休而不出于不祥也

蔡仲之命

世用問既曰率德改行又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不亦復乎曰前之者舉素行也後之者欲其見諸行事也則又擴充其所未盡者矣爲善不同豈以德與惠有不同乎曰非然也大抵言善之可爲也自其格天言謂之德自其德民言謂之惠其實一也故自其用而言之有五政自其本而言之惟一中也

多方

或問多方何其言之繁亂乎曰洪惟圖天之命二句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劓割夏邑言桀之虐爲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夏言湯之賢爲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者桀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開民之麗也乃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猶未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夫湯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

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下徵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言多士耳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其曰奔走臣我五祀者非謂遷洛五年也告多士之道惟在和順者何曰和則足以處僚而克寀順則足以永圖而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立政

雲齋問立政篆訓乎曰其大臣不過常伯常任準人其近臣不過綴衣虎賁也知謹乎此則爲夏禹爲商湯爲周文武不知謹乎此則爲桀爲紂其謹之之道

不過乎知之明任之專也夫知之明任之專非脩身有道者不足以與乎此也故桀德暴而紂德暋見禹湯文武之明德也蔡氏謂群臣用咸戒于王者何曰周公作立政未聞有群臣與也故孔氏訓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於經文無增而自明爲得其實矣乃有室大競者何曰蔡氏訓爲王室恐與下迪知忱恂不相接也孔氏訓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強猶有招呼俊賢與共尊事上帝而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以告其人君而擇人則順也常伯常任準人之謂何曰立政一篇之要也然此三者非有定員以其職

任之大而舉之也故孔氏謂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準人爲士官也三代三宅皆謂此矣其後言庶言類常伯庶獄類準人庶愼類常任大抵皆牧夫也以愛民爲主耳大都小伯云何曰此王畿內之臣也比王宮內之臣爲外耳故言內註以表臣言也大都小伯者互言之也上既言文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又言文王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者何曰克厥宅心者知其皆俊有德耳克知灼見何以不同曰三俊雖未居三宅之位然皆已用之人其心見諸政事故可考而知也三俊未用或因言貌或因舉措志向昭見肺肝

丮故其下我其克灼知厥若者亦兼宅俊而言也
濟民問立政止言文王用三宅三俊武王率文王不
言宅俊而言義德容德者何曰非有義德之才容德
之量者不足以居三事也唐虞兵刑統於一官而禮
樂分于二卿立政不同者何曰此可以考世變而知
刑獄之滋煩也故文王罔攸兼者庶言庶獄庶慎至
其罔敢知者雖庶言亦不能也故勿誤庶獄凡再告
于王而猶繼以戎兵之詰蘇公之事雖庶慎亦不能
也以蘇公慎獄之事告之太史者何曰太史掌六典
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唐孔氏以為欲太史選主獄之

官當求蘇公之比也以爲并書以戒後世者何曰戒當時則兼後世矣以列用中罰者何曰列雖條列之訓然亦法度也

周官

本源問周官之要奚在乎曰人君脩德以擇人人臣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故成王曰仰惟前代時若非有所紛更也有序乎曰自立大師至大明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慎六曰讓也自慎以上皆所以治己讓則用人也蓋

秉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厲之以慎而又出之以遜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牧侯伯無不可矣

遜問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何曰道者陰陽之理理不明不行則氣即乖故以三公講論此道于人君使其體行而經邦國以燮理陰陽也漢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則於論道經邦亦已弗能矣又何陰陽之能燮夫殺人固牛喘之大者豈有殺人而後有牛喘耳貳公弘化之謂何曰即道之行也弘者猶宣布發揮之意也故化比道爲已顯以天地比陰陽爲有迹耳三公

言惟其人三孤言弼予一人者何曰互見也卿牧何
獨言阜成兆民曰公孤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內外之
辭也亦互文也
卬問治神人和上下者何曰治以禮言和以樂言皆
兼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曰蓋相因
而成也既曰慎乃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
以下者何曰猶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耳故學
古及師與俗皆不可以利口亂之也蓄疑怠忽明不
學之故也故蒞事惟煩耳公卿已在位矣乃言入官
者何曰入官猶諺語做官也即仕優則學之意耳

君陳

藻問成王命君陳先言孝友者何曰德者爲政之本也周公之訓亦不過明德耳故欲懋昭式時以圖政而弘之也懋昭欲其見之於政式時欲其體之於身弘則欲其擴大而增光也嘉謀嘉猷舉其已有之善也弘周公丕訓以下即圖政之詳也蓋用寬和之政欲廢嚴而興和也殷民在辟以下則以其處刑者言之也有辟宥爲故又各指之也皆所謂廢興之政也然恐其獨恃乎政而忘乎德故惟民生厚以下則又欲其敬典在德也故曰德者爲政之本

明遠問茲率厥常者何曰猶所謂其爾典常也蓋周家爲政之常法如六典八法之類是也良顯云何曰詮所謂舉君陳巳有之善而美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何曰即不用刑待人之事也夫寬言含容乎頑慢也有制則不縱耳和言消融其暴戾也從容則有漸耳三細不宥矣訓乎曰孔疏不及蔡氏之明也

顧命

彝問顧命之序曰孔氏曰惟四月哉生魄以下敘成王以病召臣發命之端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以下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以下命後而王崩敘伯相命陳

儀衛將傳王顧命之事王麻冕黼裳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也王再拜興荅曰以下則康王復命之辭及儀衛之終也

濟民問成王將崩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者何曰此即立政所謂三宅及近臣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何曰邦有遠邇小大也言邦則民可知矣其下則自人君之身心始耳

雲霄問西序東序西夾牖間東西堂及畢門之訓如何曰孫炎曰堂東西墻曰序所以別內外也孔氏曰

天子之堂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也然戶在東南牖在西南故扆在戶牖之間負此扆以設綴衣而蔑席華玉几則設于扆前以見群臣而覲諸侯也東西堂即東西序之前堂也畢門路寢之門在應門內也

世用間蔑席底席豐席筍席及文貝奚訓乎曰鄭玄曰桃枝竹者竹之次青者也底席青蒲也蒻苹也豐席莞席也筍竹萌也文貝餘蚳餘䞿之貝也

介問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禮與曰朱子曰昭朝廷之禮與庶人不

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稷爲重也故太甲祗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而後世漢唐諸代冊立之禮皆變服其由來遠矣

康王之誥

滋問誕受羑若奚訓乎曰馬氏曰羑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蔡氏以爲羑里然皆未融或者天下之別名也歟

滋問康王初即位而群臣即以張皇六師爲言不幾于啓人君好武之心乎曰太平之後武備易弛守成之君英心易衰且其言以敬哉爲先則所以去非幾

而亂威儀者固未嘗無也然康王之君亦以熊羆之

士爲言君臣交相儆戒者知因時之政矣

官問王義嗣德荅拜者何曰君臣交拜唐虞之常事

也至是乃論諸義與嗣德可以考世變矣秦之尊君

抑臣由是而基也

畢命

思敬問畢命篇叙乎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以

下畢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勸

舉周公輔文武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

則稱畢公之善可紹周公也旌別淑慝至公其念哉

則指因俗之政皆言化其人也世世禄之家至厥德允脩
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士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
成終協心于前人上以治偕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
以立基爲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世罔曰弗克以下則
又申言成終立基之道甚盡內外交盡也
明堂問郊圻封守云何曰因宅里井疆而言也凡郊
圻封守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圻如此無以康四海矣
以此爲防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温原欒茅向盟
之地者矣旣曰政又曰辭者何曰政𢖍諸身故貴有
經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

靡靡則非有經利口則非體要旣曰三后協心又曰同底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于此弗克何以言旣心民寡何以言愼事曰弗克者以心有所懼也民寡者以事爲可忽也

君牙

璉問旣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寬之意耳旣言奉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服勞武後命示時若也

故能敬明乃訓則爲能云爾

冏命

薦問冏命曰冏命其周于德乎昔周公嘆綴衣虎賁之休其循凡于穆王之世乎旣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其本也自是而有末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愆謬

呂刑

應聞間叙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贖刑自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
承蚩尤之亂而淫刑也皇帝哀矜以下言舜之德威
也乃命重黎以下言舜之德明也蓋皆因鰥寡有辭
于苗也乃命三后以下言群后輔舜之德威德明也
由是而始命皋陶制刑耳穆穆以下申制刑之故也
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
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
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身也敬言乎其心
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
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入也有邦有土者亦即

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至擇人

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并兩刑即其

所謂事焉耳然兩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罪

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

意恐其入罪也則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

上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罰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

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

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本者明清而無私家

耳然明清言單辭則可以兼去私家矣兩辭言去家

則亦可以兼明清矣各挈其重而言也嗣孫以下則

告後世耳然其曰哲人曰屬于五極則亦擇人敬刑度及之意也

汝鄰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奚訓乎曰中猶明于刑之中蓋中道也凡不敬其德者即入于刑耳故曰以教祗德罔有擇言在身者何曰言其行無不宜也行無不宜則與天同德天命在我矣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者何曰簡孚有衆者可赦也惟貌有稽恐有不可赦者存也無簡不聽不聽其赦也別言五罰之屬合言五刑之屬者何曰言刑罰一也孔安國曰互見其義也既言獄成而孚輸而孚又言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者何曰輸非已獻于上也大抵言斷獄既成下上雖皆可信然其讞亦必備其情節及其法條也上備以所犯之故而言也兩刑以所當之法而言也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思敬問文侯之命蘇氏之論然乎則夫子録之書何也曰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讐犬戎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憤忘父之耻而穆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皐夔伊傅周召皆可爲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

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又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人乎人不患乎有過患乎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之何有聖人之不可到哉故書以二典首以秦誓終

仲武問視師寧邦奚別乎曰視師即下柔能惠康之事也寧邦即下簡恤之事也蓋視師有養民之意寧邦有練士之意錫秬鬯弓矢四馬者何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然孝先者視師之本振武者寧邦之實也

思恭問常刑不同乎曰然牿之傷有殘人畜之常刑越逐不復有失伍攘盜之常刑軍人寇攘竊馬牛有

犯軍令之常刑不逮糗糧芻茭有軍興之死刑三郊三遂者何曰東郊不開以拒守也

仲武問穆公思斷斷之臣如何曰此其人豈惟可治秦國乎雖天下有餘裕矣故曾子引之以明大學之道也然則書以秦誓終者不愧典謨矣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終